

浙江文叢

劉伯溫集

〔上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劉伯溫集

〔上冊〕

〔明〕劉基 著 林家驪 點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前言

一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他不但是我國元末明初著名的政治家，還是一位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詩文大家。

劉基於元武宗至大四年（一三二一年）出生於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現屬文成縣）的一個書香世家，父劉爚，字如晦，曾官遂昌教諭。劉基自幼『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一〕}，『神知迴絕，讀書能七行俱下』^{〔二〕}。十四歲入括城（處州府治，今麗水附近）郡庠。習《春秋》及程朱理學外，『諸子百氏，過目即洞其旨』^{〔三〕}，『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四〕}，頗得其師鄭原善賞識。鄭原善謂其父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五〕}十八歲，精研《春秋》，學業精進，著《春秋明經》二卷，此後科場連捷。元寧宗至順元年（一三三二年），劉基二十二歲，赴杭參加江浙行省鄉試，中第十四名舉人。翌年赴大都（今北京）參加會試，中三甲第二十名進士，甚爲士流賞識，侍講學士揭傒斯稱之爲『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六〕}。

元順帝至元二年（一三三六年），劉基被授予江西瑞州路高安縣丞之職。初登仕途，意氣

風發，作《官箴》以自勉，決心『振情獎勤，拯艱息疲』，『禁暴戢姦』，『視民如兒』。史稱劉基在高安縣丞任上，『以廉節著名，發奸擿伏，不避彊禦，爲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言之』〔七〕。後在審理一起殺人案中，損害了當地蒙古當權者的利益，被免官。幸虧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劉基廉正讜直，將其徵召至行省，改任行省職官掾史。又因秉公辦事，不講圓通，議事與同僚意見每每相左，所以一年後被迫『投劾去』〔八〕。元順帝至正八年（一三四八年）春二月，辭官隱居了多年的劉基重新被任命爲江浙行省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孤寂了多年的劉基又一次意氣風發，想有一番作爲。他忠於職守，兢兢業業，『校文棘闈』〔九〕，爲各地貢生及落第士子批閱文章，還不時到杭州各地講經論學，并大力提倡興辦文學，以便爲更多的學子提供就學機會。由於在任上他越職彈劾了一位失職的行臺監察御史，因而受到排擠，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秋，祇當了一年多儒學副提舉的劉基又祇好移文辭職了。

其時正當元末，朝政昏亂，天災頻仍，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已經在各地醞釀。至正十一年（一二五一年）五月，北方的潁州爆發了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起義，揭開了元末農民起義的序幕。同時與北方遙相呼應，南方也爆發了以徐壽輝爲首的紅巾軍起義。除此之外，台州方國珍早在至正八年就聚反海上了，并且勢力已迅速擴大到了慶元（今寧波）、台州、溫州的廣大沿海地區。爲了鎮壓農民起義，維護統治秩序，元朝廷又重新起用了劉基。在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到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年）的十年間，劉基共兩次參加了元朝鎮壓農民起義的戎事

活動。第一次是至正十二年省檄劉基爲浙東元帥府都事，隸浙東宣慰副使石抹宜孫部，於台州、溫州一帶開展旨在征討方國珍的軍事行動。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年）十月，因反對招撫之策，力主剿捕，與執政意見抵牾。執政爲方國珍賄賂，以爲劉基之策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劉基因此受免職羈管紹興的處分。此後兩年，劉基一直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第二次是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年）二月復被任命爲江浙行省都事，與石抹宜孫於處州（今麗水）同謀『括寇』，鎮壓安山吳成七起義，不久因功升任江浙行省郎中。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年）因執政故意抑劉基軍功，把劉基降回原級使用，且奪去兵權，仍以儒學副提舉格任處州路總管府判。劉基憤而棄官，拂袖而去，不久就回到家鄉青田武陽村，開始了長達兩年之久的隱居生活。在此期間，劉基并未忘懷國事，仍然密切關注著時事的發展，著《郁離子》『以俟知者』^{〔10〕}，『以待王者之興』^{〔11〕}。

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年）三月，應朱元璋之聘，劉基與宋濂、章溢、葉琛同赴金陵，呈時務十八策，朱元璋禮遇甚隆。劉基遂留帷幄，參預機要。閏五月，陳友諒引兵攻建康，劉基竭力主戰，以爲『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12〕}，朱元璋用劉基謀，『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13〕}，從此劉基開始了明朝開國軍師的生涯。至正二十一年（一三六一年），劉基力勸朱元璋脫離小明王韓林兒，自成局面，大展宏圖，並爲之制定了先滅陳友諒後滅張士誠的征討大計。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年），朱元璋即吳王位，劉基仍參與軍機，史載朱元璋禮遇劉基

甚隆，『每召基，輒屏人密語移時，其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定，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帝每恭己以聽，常呼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二四〕}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年）七月，吳置太史監，以劉基爲太史令。從此劉基的政治活動開始從軍事轉移到了制度方面。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年）十月，吳置御史臺，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平反滯獄若干人。奏請立法定制，與李善長等一起定律令。十一月，上《戊申大統曆》，十二月，律令成。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任太史院使、御史中丞，復兼太子率更令。三月，改太子贊善大夫，因奏斬中書省都事李彬，觸忤權臣李善長。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十月，因與朱元璋討論宰相人選，觸忤權臣汪廣洋、胡惟庸。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年）四月，兼弘文館學士，協助朱元璋恢復了科舉制度。十一月進封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明朝建立後，朱元璋猜忌之心日重，再加上已與丞相胡惟庸交惡，所以劉基於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年）告老歸田，隱居山中，不預外事，整天以飲酒弈棋自娛，史稱其口不言功，見青田縣令即『稱民謝去』^{〔二五〕}。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遭胡惟庸構陷，朱元璋移文切責，并下旨奪去俸祿。七月，六十二歲的劉基已經是衰頹之身，却被迫入朝引咎自責，從此留京不敢言歸。由於遭受構陷，心情憂悶，入京後精神又長期處於極度恐懼中，所以至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正月，劉基病重。三月，朱元璋製《御賜歸老青田詔》，遣使護送劉基歸家。四月十六日劉基病卒，時年六十五，六月葬於夏山。

劉基雖然沒有寫出體系完整的文學理論著作，但他在爲一些友人詩文集所作的序跋中充分地表達了他的文學主張。綜合來看，劉基的詩文理論力主教化諷諭之說，提倡理氣并重，彊調經世致用。

關於詩歌創作，劉基從傳統的儒家『詩教』觀念出發，一再彊調詩歌有教化諷諭、美刺風戒的作用。他說：

余觀詩人之有作也，大抵主於風諭。蓋欲使聞者有所感動而以興其懿德，非徒爲誦美也。（《送張山長序》）

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爲作詩者之意。（《書紹興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於中而形於言。國風、二雅，列於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照玄上人詩集序》）

變風、變雅，大抵多于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王原章詩集序》）

從以上的『諷諭』、『感動』、『美刺風戒』、『有裨於世教』、『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等話

中，人們可知劉基對於詩歌創作極重經世致用。他還認為，文學作品的這種教化作用，不僅表現在它可以對下移風易俗，而且還可以對上諷諭勸諫。他在給自己與石抹宜孫的詩集《唱和集》作序時，又寫道：『覽者幸無誚焉，萬一得附瞽神之口以感上聽，則亦豈爲無補哉！』

劉基對元季詩壇之現狀極爲不滿，他說：

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于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于衆人而不辨其爲玉爲石，惛惛恹恹，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照玄上人詩集序》）

毫不留情地對當時『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的現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強烈貶斥元代以來內容空洞、格調纖弱的文風，提倡爲文應當『師古』，力主恢復三代漢唐時期的文學傳統。

針對元代詩風的實際情況，劉基提出了理、氣并重之說，他在《蘇平仲文集序》中說：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爲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爲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聲而彊聒也，故理明而氣昌。

在這篇文章中，劉基還論述了漢代以下各代文學的情況，劉基提出要以司馬遷、班固、陳子昂、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等人爲楷模。他還指出漢初賈誼、董仲舒、韋孟等人的詩文『語不驚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足以攄之也』。可以看出，劉基所說的『理』，指的是表達思想內容的

藝術技巧，即文章思想內容充實了，文章纔能顯得有氣勢，有風采，纔能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當時，與劉基齊名的文學家宋濂也提倡復古，主張文學作品必須首先注重思想內容，他們的文學主張和具體的創作實踐，對於元末明初的文風從纖細向質樸的轉變，起了重要作用。並且，劉基還把文學風格的形成與時代風貌聯繫起來考慮，指出『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劉基認為文學風格的形成與社會的理亂興衰密切相關，並且文學對社會有反作用，因此，文學的經世致用的功能不可忽視。

三

劉基留下的作品，詩歌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在詩歌創作中，劉基貫徹了自己的文學思想，創作了相當數量的『有裨於世教』的思想內容充實的諷諭詩。他的這些詩作描繪了元末明初的社會現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會矛盾和民生疾苦。沈德潛在《明詩別裁》中評價劉基的詩歌說：『元代詩都尚辭華，文成獨標高格，時欲追杜、韓，故超然獨勝，允爲一代之冠。』雖然有溢美之嫌，但從劉基詩繼承杜甫、韓愈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來看，這一評價還是較爲公允的。劉基的詩揭露了元末明初廣大農民在地租王稅下所受的嚴重剝削，比如：

農夫力田望秋至，沐雨梳風盡勞瘁。王租未了私債多，况復爾輩頻經過。（《野田黃雀行》）

君不見古人樹桑在墻下，五十衣帛無凍者。今日路傍桑滿畦，茅屋苦寒中夜啼。

（《畦桑詞》）

劉基的詩還進一步刻畫了廣大農民在連年戰禍下的顛沛流離的悲傷景象，比如：

平民避亂入山谷，編蓬作屋無環堵。回看故里盡荆榛，野鳥爭食聲怒嗔。盜賊官軍齊劫掠，去住無所容其身。（《雨雪曲》）

劉基的詩還反映了元末社會官民嚴重對立的情況，比如：

官司職防虞，當念懷善良。用民作手足，愛撫勿害傷。所以獲衆心，即此是仞墻。奈何縱毒淫，反肆其貪攘。破廩取菽粟，夷垣劫牛羊。朝出繫空橐，暮歸荷豐囊。丁男逃上山，妻女不得將。稍或違所求，便以賊見戕。負屈無處訴，哀號動穹蒼。斬木力戈矛，染紅作巾裳。鳴鑼撼巖谷，聚衆守村鄉。官司大驚怕，棄鼓撤旗槍。竄伏草莽間，股慄面玄黃。窺伺不見人，湍江走悵悵。可中得火伴，約束歸營場。順途劫寡弱，又各夸身彊。將吏悉有獻，歡喜賜酒觴。殺賊不計數，縱橫書薦章。民情大不甘，怨氣結腎腸。遂令父子恩，化作蠱與蝗。恨不斬官頭，剔骨取肉嘗。……（《贈周宗道六十四韻》）

這首詩生動具體地把元末社會官民嚴重對立這一富有典型意義的鬥爭現象的來龍去脈給描繪出來了。從這首詩，我們可以看出劉基對社會現實的關注之深。如果沒有深入社會，深刻體察民情，我們很難想象劉基能夠刻畫出這樣尖銳的矛盾和生動的形象。劉基能夠對處

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百姓懷有深深的同情，能够對官府掛剿寇之名而行劫掠之實的彊盜行徑表示彊烈的憎恨，這應該說是劉基思想中最為可貴的一面。這首長詩創作於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年），其時劉基因建議剿捕方國珍，上官以為劉基的行為有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因此劉基受到免職羈管紹興的處分。仕宦的失意，使他能够走向廣闊的社會現實，目擊時艱。從這首長詩中，我們可以看出劉基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認識又深入了一層。隨著對社會現實認識的不斷深入，劉基開始懂得了『官逼民反』的道理，他甚至對『盜賊』聚眾起事也抱有某種同情，他終於徹底認識了『盜賊有根源，厥咎由官府』，『官吏逞貪婪，樹怨結禍胎』的事實：

濫官舞國法，致亂有其因。何為昧自反，一體含怒瞋。斬艾若草芥，虜掠無涯津。况乃多橫斂，殃禍動輒臻。人情各畏死，誰能坐捐身？所以生念慮，嘯聚依荆榛。（《感時述事十首》）

劉基認為人民嘯聚造反是為了死裏求生，是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

惟民食為命，王政之所先。海嵯實天物，厥利何可專？貪臣務聚財，張羅密於甑。厲禁及魚鰕，鹵水不得煎。出門即陷阱，舉足遭纏牽。魚然用鞭箠，冤痛聲相連。高牙開怨府，積貨重姦權。分攤算戶口，滲漉盡微涓。官徵勢既迫，私販理則然。遂令無賴兒，睚眦操戈鋌。出沒山谷裏，陸梁江海邊。橫行荷簞籠，方駕列船舷。拒捕斥後懦，爭彊夸直前。盜賊由此起，狼藉成蔓延……（《感時述事十首》）

『盜賊』的滋延，完全是官府無休止地橫徵暴斂的結果。『官徵勢既迫，私販理則然。遂令無賴兒，睚眦操戈鋌』，迫於生計，走投無路，從而鋌而走險，聚眾起事，這完全是一個自然的順理成章的過程。這樣劉基就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元朝統治者。《感時述事十首》完成於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年）底。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年）劉基奉命與石抹宜孫於處州同謀『括寇』，後由於執政抑劉基軍功，劉基憤而去職。這次去職，使劉基徹底拋棄了對腐朽昏庸的元朝統治者的幻想。《感時述事十首》這組詩作於此時，它實際也是對元朝的一個總結性的評價。

當然，這類諷諭詩在劉基所有詩歌中只有少數，劉基詩更多的是感嘆人世滄桑，詠嘆韶華不再，懷才不遇，功名未就的哀傷以及一般的寫景抒情的詩歌。這類詩的代表作品就是《薤露歌》：

蜀琴且勿彈，齊竽且莫吹。四筵並寂聽，聽我薤露詩。昨日七尺軀，今日爲死尸。親戚空滿堂，魂氣安所之？金玉素所愛，棄捐篋笥中。佩服素所愛，淒涼掛悲風。妻妾素所愛，灑淚空房櫳。賓客素所愛，分散各西東。讎者自相快，親者自相悲。有耳不復聞，有目不復窺。譬彼燭上火，一滅無光輝。譬彼空中雲，散去絕餘姿。人生無百歲，百歲復如何？誰能將兩手，挽彼東逝波？古來英雄士，俱已歸山阿。有酒且盡歡，聽我薤露歌。

這首詩列舉了衆多人們普遍認為是美好的東西，指出它們必將無一例外地走向死亡，作者的用意是十分明顯的：人生無常，我們必須把握今日，及時行樂。全詩雖然以詼諧幽默的筆調寫出，但實際上充滿著人生易逝、節序如流的感傷，格調沉鬱，缺少了諷諭詩直面人生、情緒激昂的積極進取精神。除此之外，劉基還創作了若干歌頌聖王、遁世游仙之作，這些詩主要創作於劉基的晚年。

劉基詩歌的藝術風格較為多樣。一般地說，他的諷諭詩情緒激昂，風格雄渾蒼涼，如上述的《贈周宗道六十四韻》、《感時述事十首》就是典型代表。而他的寫景詠懷之作却感情憂悶，風格纖麗婉約，上述的《薤露歌》可為代表。劉基的詩歌風格也有奇譎瑰麗的一面。著名的長篇神話故事詩《二鬼》長達一千二百多字，主要描寫管理日月的結璘、鬱儀二鬼被天帝暫放人間，五十年不得相見，後來宇宙變動，二鬼見面後相約要再造天地秩序，修理南北二極，『啓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禮義尊父師』。不料天帝大怒，重將二鬼拘囚，『養在銀絲鐵柵內，衣以文采食以麋』。二鬼亦無可奈何，只能等待天帝息怒，重返天上同游。詩中二鬼實是劉基、宋濂的化身，詩的內容是通過離奇變幻的神話故事來表達他們要在社會動亂中重建儒家倫理秩序的願望，也曲折地表現了他們在朱元璋的牢籠豢養下，無法充分施展自己抱負的苦悶心情。詩歌想象奇特，語言瑰麗，風格雄渾，氣勢恢宏，是劉基晚年文學才情的又一次酣暢淋漓的表露。劉基還寫過一些樂府詩，語言淺顯通達，情感樸素真摯，風格流麗天然。如《懊儂歌》：『養兒

圖養老，無兒生煩惱。臨老不見兒，不如無兒好。』《從軍五更轉》：『一更戍鼓鳴，市上斷人聲。風吹鴻雁過，憶弟復思兄。』頗有民歌的風味。

劉基一生填詞百餘首，俱見《寫情集》中。葉蕃《寫情集序》云：『風流文彩英餘，陽春白雪雅調，則發洩於長短句也。或憤其言之不聽，或鬱乎志之弗舒，感四時景物，託風月情懷，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寫情集》。』劉基的詞風偏於清婉，表現其內心的苦悶悲愁。當然，偶爾也有些悲涼慷慨之作，如《水龍吟·和東坡韻》等。

四

劉基的文學成就還表現在文章方面。他的文章衆體兼備，內容豐富，尤以寓言體散文最爲出色。他的《郁離子》是中國文學史上寓言體散文的傑作。《郁離子》共十八章，一百九十五篇，多者千言，少者百字，各相對獨立，自成系統。這部書主要是一部政治性著作。『郁離』二字的意思是文明，『其意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劉基在此書中較全面地闡述了他的哲學、政治、倫理、道德思想。其目的是爲了向統治階級諷諫，以便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由於劉基的諷諫是在批判元末黑暗政治基礎上提出的，所以它客觀上也揭露了統治集團的昏庸腐朽、貪婪自私，例如《靈丘丈人·晉靈公好狗》章：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於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也，則夸狗以悅公，公益

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則之。』于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群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弑靈公於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爲小人也，誅狗以蠱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蠹蟲食木，木盡則蟲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這個故事把國君的荒淫無耻以及受臣下的百般愚弄而一無所知的昏庸愚昧，奴才的阿諛奉承，走狗、爪牙的一旦得勢就橫行霸道，一旦失勢就落得可耻下場的醜惡現象揭露得頗爲徹底，最後的批判也很深刻，活脫脫地把自己上而下的社會百醜圖給描繪出來了。它同本篇的《衛懿公好禽》章、《千里馬》篇的《燕王好鳥》章、《虞孚》篇的《黔中仕於齊》章、《枸櫞》篇的《楚王問於陳軫》章等都是元末衰世的生動寫照。

《郁離子》還有一些篇章涉及了統治階級應該如何對待人民的問題，如《瞽瞍》篇的《楚有養狙以爲生》章：

楚有養狙以爲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於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

木之實，賦十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爲之役乎？』言未既，衆狙皆悟。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携而入於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這則故事以狙公暗喻統治者，以衆狙暗喻廣大人民，它告訴人們，是人民養活了統治者，如果統治者不知體恤民情，一味橫徵暴斂，即『以術使民而無道揆』，那麼必定會引起人民的叛離。所以劉基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諷諫統治者統治人民不僅要以『術』而且也要講究『道揆』。由於劉基以師古爲宗旨，所以他的《郁離子》刻意模仿秦漢子書，內容複雜，意蘊深奧。

同時，劉基也寫了一些內容淺近而思想性較強的散文。最著名的是《賣柑者言》。文章說杭城有個賣柑者，所賣的柑，『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作者『怪而問之』，小販振振有詞地回答道：

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靡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醲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

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不察，而以察吾柑！

作者以柑類比到現實社會中的許多奇怪現象，有力地諷刺和鞭撻了元朝黑暗政治，表明劉基對元末社會的黑暗腐朽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這篇文章實在是明代寓言體散文不可多得的佳作。

關於劉基散文的主要藝術特色，《明史·劉基傳》說他『所爲文章，氣昌而奇』，這一評價是中肯的。『氣昌而奇』是劉基文章的特色，『氣昌』指劉基的文章說服力、感染力強。這首先表現在劉基的文章邏輯性強，論證嚴密，理由充足，比如《雷說上》：

有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文章開門見山、旗幟鮮明地把兩方的觀點給提了出來，接著劉基指出天下各種各樣的壞人『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接著又進一步反詰對方：『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這樣層層深入，環環相扣，十分有力地駁斥了人受雷擊是由於『獲罪於天』的謬論，謬論宣揚者被擊中要害，再無分辯的餘地了。

劉基文章的『氣昌』還表現於劉基對句式和文字的提煉和精心安排上，如上述的《賣柑者言》，作者連用了幾個語氣詞『乎』、『也』、『耶』，交錯運用，很有氣勢，接著又連用幾個排比句式，乾脆利落，蓄勢而發。最後運用一個反問，上下脈氣豁然貫通，便覺一氣呵成，勢不可當。文章的疊詞運用如『洸洸』、『昂昂』、『巍巍』、『赫赫』也很形象，增強了文章的『氣昌』效果。